

文化

当今俄罗斯东正教长老制状况研究

刁科梅

【内容提要】俄罗斯东正教长老制是静修主义和神秘主义信仰相结合的完整的宗教牧养体系，也是一种修行实践方式，它是俄罗斯东正教修行生活的基础，随着俄罗斯东正教会和修行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在当今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精神修行的概念已经淡化。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精神引导依然存在，只不过更多的不是长老在引导，而是上帝用疾病和痛苦来引导人的精神走向完善。俄罗斯东正教长老制虽然历经沧桑，无论手段和形式如何变化，但最终实现现世拯救的目标没有变。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 复兴 修行生活 长老制

【中图分类号】B9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14) 01-0084-0007

俄罗斯东正教是现世的宗教，它相信通过修行与神结合，达到神化，就可以在现世得到拯救。因此，修行生活是俄罗斯东正教精神的核心之一，长老制又是修行生活的基础，所以，正确认识俄罗斯东正教长老制，对于理解俄罗斯东正教精神的实质起着关键的作用。俄罗斯东正教长老制是静修主义和神秘主义信仰相结合的完整宗教牧养体系，也是一种修行实践方式，是修士在刚开始修行的见习阶段，由有修行经验的长老引导进行的修行实践。长老和见习修士的关系，类似于师生关系。见习修士要绝对顺从自己的长老，放弃自己的意志，腾空自己的头脑，把自己交托给长老，以便通过长老的引导把神的意志放到自己的头脑里。最终，通过修炼实现与神结合，达到神化，实现现世的拯救。

俄罗斯东正教长老制源于拜占庭的苦修传统，随东正教传入罗斯，有确切文献记载的俄罗斯长老制是在 15 世纪，经历了 15—16 世纪的早期发展，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末渐趋衰弱，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复兴繁荣，之后又经历了十月革命和苏联时期的衰落，直到现今。

一、长老制存在的背景

随着东正教会的复兴，在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多年里，社会生活中宗教因素有所增加，大部分居民表明自己信仰宗教。据一份社会调查表明，有 59.2% 的受访者喜欢去教堂，因为只有在教堂里才有机会单独与自己的思想交流，获得内心的宁静，甚至是美感的满足，感觉灵魂纯净，而这些感觉在俗世生活中是找不到的^①。

俄罗斯东正教复兴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① Кариайнян К., Фурман Д. Религиоз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90-е годы//Старые Церкви, новые верующие:Религия в массовом сознани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России. СПб, 2000. С.11-16.

【作者简介】刁科梅，博士，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俄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俄国东正教长老制研究》[项目编号：HNSK(GJ)12-60]阶段性成果。

第一,复兴俄罗斯东正教是对西方文化影响的对抗,也就是说,实质上是在捍卫俄罗斯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东正教被看作是俄罗斯自我意识的标志:如果我是俄罗斯人,我一定是东正教徒。

第二,东正教的复兴是对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无神论思想的对抗。实际上在今天的俄罗斯,无神论者是对宗教冷漠的人,而不是反抗上帝的人,这是信息社会一种普遍现象。

第三,东正教的复兴是变革中的社会需要。大规模的、快速的社会变革会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因为社会变革,会有一些人处于焦虑和恐慌当中,而东正教会宣布必须遵循不变的原则,这在变化的世界里可以给人以安全感。另外,教堂也是彷徨中的人们的心灵寄托之所。

第四,复兴东正教会也是政府寻求民族精神,从而促进形成“强大民族”的需要。通过媒体的宣传,恢复东正教的宗教观和文化价值观,以此影响大众,促进统一民族精神的形成,这是实现强大俄罗斯的民族理想的需要。

社会对待东正教会的态度各有不同,当今政权更“倾向于为了感觉自己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政权传统的继承者,赋予教会调节人民精神、宗教、文化生活的权力……”^①。但总的说来,当今俄罗斯人的宗教信仰是肤浅的,在多数人的意识里,之所以接受东正教会,仅仅是把它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保护者来看待。

二、长老制现状

虽然俄罗斯东正教会迎来了复兴的时代,但作为东正教精神核心之一的修行生活却没有迎来真正的复兴和繁荣,而长老制作为修行生活的基础,自然也没有迎来像19世纪那样的兴盛景象,这与时代的发展有关。因为人们缺少对长老精神引导的需求和渴望,当然不会掀起像帕伊西^②时代那样的精神修行热潮。但是,长老制在现今也并没有消失。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们面临各种矛盾冲突,既有人与人之间的,也有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作为精神修炼基础的长老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人们解决矛盾问题、寻求精神慰藉的需要。所以,长老制在当今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作用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一) 民众对修道院修行生活的态度

当今社会,人们对待东正教修行生活的态度与对待东正教会是类似的,因为修行生活是东正教会的精神核心之一。一份对圣彼得堡居民的调查问卷显示,有36.8%的受访者去过修道院,并且有53.8%的人表示不喜欢留在修道院。受访者大都认为,信仰绝不是靠精神苦修来证明的。大多数俄罗斯人如果在生活中遇到问题会尽可能自己解决。问卷显示,当人们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首先选择求教心理学家的占33.2%,求教于长老的占30.2%,有12.8%的人认为必须求助于彼岸世界的力量^③。这表明有特殊天赋的长老,在民众心目中作为精神权威的地位明显下降。同时,现代人对待自己命运及生活目标更注重现实性和实用性。

尽管人们对待修士怀有敬意,但是要求人们割舍现实生活去进行精神修炼,他们还是少有人愿意尝试。苏联时期修士被宣传成游手好闲的人和小偷,如今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民众对修士修行生活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修士不再被认为是无所事事的人,但是在社会中还没有形成对精神修行活动的崇拜。例如,在对圣彼得堡市民的问卷调查中,受访者认为,修士就是修道院祭礼仪式的服务者。37.4%的受访者说:“我不想去修道院”;19.2%的人认为“修行的人比平信徒轻松”;13.6%的人认为“修行的人比较辛苦”;6.6%的人认为修道院是“可怕的学校”;9.6%的人认为修道院是“神圣,恩赐的地方”;0.8%的人认为修道院一词可以唤起“去那里”的渴望^④。

从上述情况来看,当今俄罗斯民众对修行生活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冷漠。正如当代学者Г.М.普罗霍罗夫(Прохоров)教授指出的:“在上几个世纪,人们千方百计地去修道院,而现在‘白天打灯笼’

① Филатов С.Б. Новое рождение старой идеи: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как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имвол//Полис.1999.№3.

② 帕伊西·维利奇科夫斯基(Пайсий Величковский, 1722—1794年),在经历了18世纪的低潮期之后最先恢复长老的权威地位,并激发了俄罗斯最著名精舍的建立。他曾经在基辅学院学习,但很快就对那里的拉丁经院主义感到不满,于是,他决心要去把真正的正教精神给找出来。可是历经寻觅,他在俄罗斯都找不到一个指引者。1764年,他毅然跑到阿索斯山去,开始过隐居的生活,并着手研究早期教会教父们的作品。后来,帕伊西在阿索斯山建立了一个精舍,从事教导弟子的工作。之后,他带着追随者离开阿索斯山,前往摩尔达维亚定居下来。俄罗斯各地都有很多修士越过边界去拜见他,并深受他榜样的感召。

③ Астэр И.В.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монаше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й анализ.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10. С.116.

④ Там же. С.117.

也找不到愿意献身修行生活的人，特别是男性。”^①这句话就是当今俄罗斯民众对修道院修行生活态度的真实写照。

（二）修行生活在教会体系中的地位

在1988年6月7日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会议通过的东正教会规章中，仅有一章是关于修道院的。其中提到“由有修行称号的人组成的男或女宗教团体”，“通过贞洁、无贪欲、顺从的誓约”献身“祷告、劳动和虔敬生活”等内容。在此条件下，修行宗教团体“根据负责管理的高级主教的许可，可以吸纳一些希望进入修行生活方式的、有东正教信仰的成年人”^②。誓约原则是修行生活制度的基础，规定必须年满18岁才允许剃度。修行生活的很多方面东正教会规章并没有做具体规定，例如，院长和修士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修行生活的构成等。直到1997年2月，莫斯科及全俄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才在俄罗斯东正教会高级主教会议上提到修行生活中最主要的精神修炼问题。他指出：“关于指定忏悔神甫的问题应该是高级主教的特有权力。”^③关于修道院长老的确定，规章以及正式文件中都没有提到过。

如同俄罗斯境内的其他宗教组织一样，修道院是非商业组织的法人。根据俄罗斯联邦民法，非商业组织的法人主要活动目的不是获取利润，没有分配利润的权力。开办修道院的问题由莫斯科及全俄牧首和圣主教公会管理。主教管辖区的高级主教（主教、大主教和都主教）是教会教区的代表，他们的义务包括：确立修道院规章；监督修道院的宗教和行政活动；指定修道院院长、神甫；向国家机关申请恢复修道院的管辖范围；等等。这意味着，修道院处于主教管辖区高级主教的监督和管理之下，主教管辖区的划分几乎与国家行政区划相同。另外，教会还设有直属修道院，它不受地方教区管辖，直属于牧首或圣主教公会机关。根据2008年6月24日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俄罗斯东正教会高级主教会议上的报告，截至2008年1月，俄罗斯东正教会有25所直属修道院，所有修道院实行集体修行生活方式。

目前在俄罗斯，男修道院实行院长内部管理制度，院长对修士进行精神引导，对修道院进行行政管理。女修道院的院长对修道院进行行政管理，但精神牧养由听取忏悔的神甫完成。直属修道院的院长通常

是由都主教担任，而管理是由副都主教负责。院长有权提名并指定修道院主要职位的人选：司财务修士、管事、听取忏悔的神甫或负责精神引导的长老等。见习修士要到院长那里接受剃度和祝福。修道院里的长老人选是由院长决定的，完全不同于十月革命前的长老制，那时长老是由修士推举产生的。这种任命长老方式的变革对俄罗斯东正教长老制牧养方式产生影响，也是导致当今修道院“小长老制”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小长老制”的问题会在下面做详细分析。

（三）修士修行生活状况

长老制修行方式有两个主体：一个是见习修士，另一个是引导见习修士的长老。研究现今俄罗斯东正教长老制状况，就要从长老制的这两个主体入手。

从修士方面来说，在当今俄罗斯社会，愿意进入修道院进行苦修的人一般有如下情况：他们在俗世社会经受了打击，失去了以往的理想，希望通过修行生活在俗世之外找到自己新的理想，他们完全没有古代修士的那种单纯为了神而修行的动机；更有甚者，有一些人进修道院修行完全是为了生存考虑，进入修道院只是为自己找一个栖身之地。在对圣彼得堡的问卷调查中，有一位受访者原来是一名护士，1996年因为医院倒闭失去了工作，由于学历低，在社会上很难找到工作，她又不想进修学习，于是为了生存，她进入了修道院，1999年被接受为见习修女。当问及进入修道院的目的时，她坦白地说：“这里有饭吃，不用做别的，生活很好。”从1999年到2005年，有人不止一次地劝她从见习修女过渡到修女，她说：“为什么？我这样很好。”^④

在当今的修道院里，接受剃度的当地居民，通常在俗世仍然享有不动产权，仅有特别虔诚的人才把自己的财产转交给修道院。在十月革命前，接受修行剃度的人就要被停发退休金；而现在的修士不仅享有退休保障权，还可以按照个人意愿支配退休

① Людмила Ильюнина. Золотая цепь старчества--Русское старчество XX ве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12. С.36.

② Монастыри //Устав об управлении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СПб. 1996.

③ Архиерейский Собор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18-23 февраля 1997г. М., 1997. С.28.

④ Астэр И.В.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монаше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й анализ. С.125.

金。以往的制度法令如今已经丧失了效力，但也不是完全过时，只是从法律领域转移到了道德和传统宗教价值领域。近年来，恢复设立修道院的客棧和隐修修士单独居所的传统得到推广。隐修修士的单独居所通常离修道院不远，方便更有经验的修士进行精神操练，保证祷告不受外界的干扰。跟随有经验长老隐修的见习修士，在单独修行居所里要承担顺从的义务。在修行居所里生活的目的是建立修炼的内部世界，操练祷告和精神警醒。一般单独修行居所（或隐修院）没有任何行政和法律的独立性，完全附属于修道院，由修道院指定在精神生活上有经验的、年长的修士来担任修行居所（或隐修院）的领导。

修道院的修士和见习修士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这样可以使刚进行修行的见习修士没有幻想和沮丧的时间，有利于清除俗世的思想，顺从长老的思想和意志。一般夏天的日常安排如下：

5:00 起床（跟着太阳初升），洗漱

5:30—6:00 夜祷

6:00—9:00 晨祷和礼拜

9:00—9:30 早餐

9:30—13:00 完成职分和体力劳动

13:00—13:45 午餐

13:45—14:45 休息

14:45—18:00 完成职分和体力劳动

18:00—18:45 晚祷、晚课

18:45—19:15 晚饭

19:15—20:00 晚祷

20:00—23:00 空闲（这一时间必须执行“修士单独修行居所规章”，在自己的居室内鞠躬和祷告）

23:00 睡觉^①

从上述作息时间安排来看，修士睡眠时间很短，这也是禁绝肉欲的一种修炼。根据规定，任何见习修士如果没有长老的允许，不能把任何东西带到修行居室，这是必须遵守的原则。“所有的东西，不经准许私自持有，那也是一种偷盗。”^②在到教堂的路上，不能停留或者与别人讲话；除非有人提问，可以对此做出必要而简短的回答。

（四）“小长老制”现象的出现

由于现在的修道院里缺少有经验的长老，出现了“小长老制”（младостарчество）的现象。人

们渴望长老引导的心情十分迫切，自然饥不择食，去轻信一些自以为经验丰富的“小长老”的引导。有些时候，高级主教给年轻修士举行按手礼时并没有好好考察其修为程度，而这些修士经验可能尚不足；现今修道院长老并非由修士们推举产生，而是由院长任命，院长主观判断难免有失误的时候。这些都是导致不合格长老出现的原因。

阿列克西二世在致莫斯科教区教士的讲话中就曾强调，要关注神甫精神修行实践泛滥的情况。他提到了“小长老制”现象，并指出其危险性。“小长老”不是说忏悔神甫的年龄小，而是指缺少足够精神经验的神甫。阿列克西二世说：“我们教会的某些神甫……自命为‘长老’，……拥有必然唯一的拯救条件……向那些寻求他引导的人宣布，要完全服从他，把这些人变成机器人，没有那位‘长老’的允许就不能做任何事情，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因此，人失去了神赋予他的自由恩赐。为了证明自己正确，他们错误地引用教父们的著作，亵渎教父们伟大的作品，曲解长老制概念……在小长老制的教区里赋予神甫过高的意义，在修行生活中十分有害……刚入教会的人病态地依赖小长老个人，会使教区生活产生畸形……畸形的神甫活动有着严重的后果……由此引起对教会认识的破坏……在教会中形成一股不良潮流。”^③

“小长老制”现象的出现说明，当今俄罗斯修道院的精神牧养水平，相对于修道院的外部建设来说明显滞后。

三、当今长老制的杰出代表及其修行思想

修士大司祭约翰（克列斯基扬金）是现今俄罗斯为数不多的真正长老。他的长老制修行思想体现了长老制在俄罗斯现今社会的发展变化。

约翰（克列斯基扬金）[Иоанн (Крестьянкин)]（1910—2006年）是普斯科夫洞窟修道院的忏悔神甫。1910年4月11日，他出生于一个虔诚的东

^① Астэр И.В.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монаше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й анализ. С.158.

^② Устав Крестовоздвижен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 <http://www.bursa.is.com.ua/rus-mon.htm>

^③ Духовничество и старчество//Незнаком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http://www.missionary.su/mistakes/7.htm>

正教信徒家庭。童年时他就在教堂侍奉神，后来成为大主教谢拉菲姆（奥斯特罗乌莫夫）的见习修士，1920年幸运地留在有洞察力的长老格奥尔吉·科索夫身边。大司祭尼古拉·阿兹布金和大司祭弗谢沃洛德·科夫里金也做过他年轻时候的精神导师。1945年1月14日，在复活大教堂，都主教尼古拉（雅鲁舍维奇）授予他助祭神职。10月25日，在莫斯科伊兹梅洛夫圣诞大教堂接受牧首阿列克西一世的按手礼，成为神甫，约翰在这里一直服侍神到1950年。

1950年，约翰神甫结束了莫斯科神学院二年级的课程。1950年4月被捕。他遭到了刑讯逼供，但他没有屈服。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判决书，约翰应该在劳改营服刑7年，但在1955年2月被提前释放。被释放后，约翰神甫被委派到普斯科夫教区，1957年转到梁赞教区。1961年教父约翰被授予大司祭神职。1966年6月10日约翰在苏呼米修行，格林斯基的长老谢拉菲姆（罗曼措夫）为其剃度。1967年3月5日，修士司祭约翰进入普斯科夫洞窟修道院。1970年4月13日，他被牧首任命为院长，1973年4月7日，由莫斯科及全俄牧首皮缅授予他修士大司祭神职。

约翰神甫在普斯科夫洞窟修道院苦修了近40年，他高尚的美德闻名全俄罗斯，许多人来到他这里寻求精神安慰和建议。据约翰长老的学生修士大司祭吉洪（舍夫库诺夫）回忆说：“我所有的修行生活与他密不可分……约翰长老最主要的精神品质，不仅是推理的天赋，重要的是他对上帝旨意的坚定信仰，引领基督徒走向拯救……约翰长老从来不强迫别人接受或听从他的精神建议，而是让经验和时间来证明其建议的正确性，使人们自愿听从、信服于他……”^①但如果是对来访者十分必要的建议，他会努力规劝、说服，甚至请求或恳求来访者去实现这些必要的建议。如果那个人执意坚持自己的意见，长老通常会叹息说：“好吧，试试吧，做吧，按你知道的……”^②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约翰长老由于疾病不能再接待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但他为了安慰那些精神痛苦的人，坚定教徒们的信心，总会尽可能回复大量的信件。

2005年4月，莫斯科及全俄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授予修士大司祭约翰谢拉菲姆勋章（一级），

2006年2月5日，约翰长老去世。

约翰作为现代社会的东正教长老，其修行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了当今长老制的一些新特点。具体表现为：

第一，关于拯救的修行思想。约翰长老指出，拯救之路在任何时候只有一条，它在福音中为我们描画。对于渴望拯救的人来说，任何时候都没有障碍，因为救世主会引领他走上拯救之路，人只要真诚地跟随基督就可以得到拯救。人类伟大的拯救还在于，通过最细小的插条（即善行）嫁接到永恒生命之树的树干上。人的拯救事业要从摒弃自己和自己的罪开始，应该摒弃所有构成堕落本质的东西，把自己交托给神。自我摒弃是人救赎十字架的一部分，而自我摒弃开始的方式是与自我斗争，战胜自己，这是最难的，要知道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这一斗争也最漫长，因为它要持续到生命的结束^③。

第二，十字架苦修观。约翰长老认为，与自我斗争，最终实现拯救，就是要同罪斗争，就是要永远苦修，这意味着会永远承受痛苦。要知道，人处在恶和罪的世界里，虔诚神的人在俗世生活中总会是另类，每一步都会遇到仇视。每天苦修者都会感觉到自己与周围人的不同，但必须痛苦地经历这种不同。要自觉和毫无怨言地接受和屈从于所有的痛苦，包括所有肉体 and 精神的痛苦；要接受神降下的灾祸，这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

见习修士背起十字架，这意味着要毫无怨言地忍受，不要让任何人感觉到你为此付出的辛苦，忍受精神上无形的痛苦和折磨，是为了实现福音的真理，这也是与恶灵的斗争。背起十字架也是一种自愿的苦修，以此来抑制肉体，人应该学会为精神而生活。而自我意志是自制的十字架，背负那样的十字架永远是更大的堕落。不要为了苦修而去寻找更多的痛苦，这是人的一种骄傲，会使人迷失正确的方向；不要过度修炼，应量力而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每个基督徒都要自我摒弃地去接受，跟随基督。跟随基督，就要研究神的福音，使其成为自己背负十字架的行动指南。十字架是通往天国

① Великие старцы двадцатого столетия. Москва. 2008. С.533.

② Там же. С.534.

③ Там же. С.536.

最短的路，是基督徒自己走的路，也完全是条经验之路，因为所有圣徒都走过这条路。十字架也是最真诚的路，因为十字架和忧伤是被选择的命运，是那扇窄门，只有通过这扇门人们才能进入天国^①。

第三，关于现今的精神引导。约翰长老认为，由于精神引导的衰落，现在信徒的信仰变得不坚定。主赐给人们一个公正的引导者，他可以医治、教训、说服人们，这就是生活的重负，即悲痛和疾病。人的理智错综复杂，内心变得奸诈，所以很难监督自己的行为活动，主了解这些，赐给我们医治精神的医生，即肉体的疾病。于是应该祷告，不要绝望。在现今，科技进步不会妨碍人们把自己全部献给神，例如，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一部分人在电脑上书写宗教文学；而另一部分人在电脑上作恶。利用同样的现代技术，有的人得救，有的人却走向毁灭。所以，按照神的律法生活，愠撒的归愠撒，神的归神，我们就能得救。我们所有的人不应该逃避计算机，这是技术，而应避免自己犯罪。圣经警示人们，艰难的日子到来，是因为人们骄傲，爱钱胜过爱神。技术的危险无处不在，人们也无处可逃，但神也是无处不在，他会在各处帮助自己的儿女^②。

从约翰长老的修行思想中可以发现，在当今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精神修行的概念已经淡化。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精神引导依然存在，只不过，更多的不是长老在引导，而是上帝用疾病和痛苦来引导人的精神走向完善。在当今，只有痛苦和疾病才能使人感受到自己的无力和软弱，才会依靠和求助于神。另外，疾病和痛苦能够使人时刻保持对神的恐惧，正如长老谢拉菲姆所说的，因为惧怕神而去做善事，因为惧怕神而不去做坏事。所以，对于人来说，疾病和痛苦是上帝善意的惩罚

和指引。在约翰长老的修行思想中，对于信息时代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例如，计算机的应用问题，认为如果按照神的律法生活，人们依然能够得到救赎。由此可见，约翰长老的这些修行观，已经不再单纯强调苦修的重要性，而更具有时代特色。这充分体现出俄罗斯东正教长老制适应时代发展与与时俱进的特点。

总之，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东正教会迎来了新的复兴。但是以长老制为基础的俄罗斯修行生活，在这次新的复兴中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繁荣和辉煌，这是时代发展所决定的。俄罗斯东正教长老制由19世纪的人民性特质（即服务社会）进一步发展，对于民众而言，如今长老的作用已经转变成为心理的辅导或治疗。长老制的修行方式也历经时代变迁，修行手段发生了变化：以往强调通过苦修获得经验，达到神化，实现拯救；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白神品长老喀琅施塔德的约翰，通过圣餐仪式和精神交流等手段同样获得了修行经验；而现代，在约翰（克列斯基扬金）的长老制引导中，精神引导已经变弱，疾病和痛苦成为上帝教导现代人的最好手段，按照神的律法生活，愠撒的归愠撒，神的归神，同样能够得到救赎。所以说，俄罗斯东正教长老制虽然历经沧桑，无论手段和形式如何变化，但最终实现现世拯救的目标没有变。

（责任编辑 刘阳）

① Великие старцы двадцатого столетия. С.539-544.

② Великие русские старцы. «Ковчег». Москва. 2011. С.870-871.

The Research of Russian Orthodox Elder's System

DIAO Kemei

Abstract: The Russian Orthodox elders system is a complete religious feed system by the combination of retreat and mysticism. It is also a kind of spiritual practices. It is the base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life. It developed

with the change of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spiritual life. In today's socie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concept of the spiritual practice has downplayed. However, for the modern people, there is still spirit guide. It is more than the elders lead, but the god used disease and pain to guide people's spirit to improve. Although Russian Orthodox elders system experienced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No matter how means and forms changed, but in the end, its goal of temporal salvation does not change.

Keywords: the Russian Orthodox; revival; church life; the elder's system

Институт старчеств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Дяо Кэмэй

【Аннотация】 Старческое служение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 это целост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духовного наставничества, сочетающий в себе основы исихазма и мистицизма, и это также один из видов подвижничества. Старчество – это основание подлинной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вслед за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происходящими в православии в России и в духовной жизни, оно также подвергалось изменениям.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прохлад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духовной практике. Однако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все же признает наличие духовн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днако это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и,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не старцами, а Богом, который через болезни и бедствия ведет человека к духовному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ю.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русского старчества был нелегким, менялись его средства и форма, но его конечная цель – спасение во временной жизни – осталась неизменно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овная жизнь; старчество